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□仇士鹏

梨花是被清明捧在手心的花。它的白要比梅花少几分厚实与明艳,白得娇弱,白得柔软,就连花瓣都是微微向内弯曲,像是不经意间就会低垂的眼帘,在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中,露出几分忧伤与惆怅。

“雨打梨花深闭门,忘了青春,误了青春”,每次读到这句诗时,我总会想到林黛玉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潇湘馆的后院没有桃李争春,没有腊梅海棠,却“有大株梨花并芭蕉”。芭蕉流碧,梨花堆雪,这是曹雪芹为黛玉定制的住所,也是对黛玉心灵世界的勾勒。一身清白,一生清雅,一世清静,成就了黛玉之美。

“风雨梨花寒食过,几家坟上子孙来”,梨的谐音为“离”,当梨花遇到清明,眉宇间的哀伤便抖落成了树下时起时落的清风。

尤其在祭祖时,彼时积攒了一年的思念需要释放,而堆满了树冠的梨花也需要飘落。它先是一朵朵,随着人们的低语零星地飘落,再是一簇簇、一树树,却又悄无声息,直到人抬起头的时候,才发觉肩膀、发梢上已落满了梨花。那素雅的剪影,在朦胧的泪眼中不啻从空中落下的纸钱。你看它,飘落得不疾不徐、悠悠荡荡,是不是天上的亲人在回应着一切安好,无需牵挂?

在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候,梨花成了清明中一抹盈盈的亮色。我突然理解了在

清明,为何同时拥有祭祖和踏青这两种习俗。珍惜韶华,真诚、欢喜、幸福地活在当下,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。恰如吴惟信在诗中所写,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”,且去听千遍莺啼,赏万朵繁花,日暮时才咏而归,用最流连忘返的笑容告慰逝者:我很好,请放心。

此时,再看那梨花一枝春带雨,再看那梨花枝上层层雪,仿佛看见白妆素袖碧纱裙的女子翩然跳起霓裳羽衣舞。这当然是一种错觉,但它会理所应当出现,就像我又在一树梨花上分明看见了雪光和月色。元好问和我应当有着同样的理想:“春色惜天真,玉颊洗风露。素月淡相映,肃然见风度。”梨花们一团团地簇拥在枝头,小巧的花蕊隐隐约约地外露着,鹅黄色的萼片点缀在花瓣中,是春意恰到好处,既掀开一角梨树闹春的欢愉心情,也不喧宾夺主,影响人对那份无瑕洁白的审美。站远些望去,梨树林中就像有无数雪球正沿着树枝尽情滚动,若是晃一晃树干,必是能摇落下一道奔腾不息的飞瀑。难怪诗人接连感叹道:“恨无尘外人,为续雪香句”,它的美,只有同样出尘之人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诗行中。

听到陈明唱曲的《梨花又开放》,忍不住闭上眼,身临其境,穿越回掩映在梨花丛中的故乡。在我伸出双臂时,一阵风吹过,带起所有的梨花飞上了天空,绕着我缓缓

地旋转,花香氤氲。

它们依旧纯白,有着经年不变的容颜,但是树下曾经嗡嗡作响的纺车已经停止了转动,那从发根处开始泛白的母亲也已经不在了。这些梨花再也落不到母亲的臂膀,落不到母亲的柔声细语中,它们只能在天地间飞舞流浪,直到零落成泥。空荡荡的风里,只剩下不成字句的呢喃和叹息。

人在回到故乡和离开的时候,最先、最后一眼看到的都是家门口的树。而一身素衣的梨树,更是在梦的最深处都会撒落花雨。

记得母亲在世时,每到清明时节,都会采来一篮梨花,洗净后撕在蒸好的糕点上,再端上桌来。每一口咬下,都有淡雅的清香缠绵在唇齿之间。母亲去世后,笨手笨脚的我们做不出精美的糕点,便在做羹汤时加入些切碎的梨花。或许是熬煮的过程更能释放花瓣中的清香,也许是梨花糕的滋味隔空叠加在了味蕾上,那份淡雅滋味竟有了更悠长的韵味。

在电影《奇幻精灵事件簿》中,天堂的父亲是踩着花瓣来接年迈的女儿。当女儿牵住他的手时,又变回了无忧无虑的小女孩,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缓缓升空。等我垂垂老矣时,我也希望母亲是踩着梨花花瓣来接我,只有梨花的白才能最好地注解我那时的感恩与欢喜,不染尘埃,亦不染悲凉。

借一朵迎春花与母亲相拥

□芳闻

迎春花,在摇曳的那一刻我已迷失在灿然的微笑里
相思千千结
一生走不出你丛生蔓结的世界

我知道你是黑暗擦出的火焰
你是来自泥土深处的笑容
你是母亲播种的彼岸花
每朵花瓣上都闪烁着母亲的灵

夜幕深重
我的游魂日日从你的星空走过
一滴热泪在花丛中晶莹
借一朵迎春花,与母亲相拥
思念成殇
如何能跨过阴阳门槛?

轩辕黄帝赋

□姚敏杰

我祖轩辕,开辟鸿蒙;文初初创,披荆斩棘。作别蛮荒,造书契而传后代;教民稼穡,植五谷以课桑农。筑屋结室,避雨遮风;制舟造车,以济不通。平战戡乱,作矢作弓;设教成化,天垂景星。德配日月,诸侯咸服;瑞呈朝野,百姓康宁。举凡设百官治兆姓,举物质倡文明,擎民族之大纛,集文化之大成,皆惠泽于我先祖之丰功也!

我祖轩辕,懿德茂行;精神不泯,继续传承。岁月更迭,木萧萧而逢生;春秋代序,国欣欣以向荣。“一带一路”,惠及沿线诸国;万水千山,情系禹甸寰瀛。科技兴

邦,万国报以青眼;政策富民,兆姓诉以衷情。德厚流光,无远弗届;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脱贫攻坚,全面胜利。树牢“四个意识”,砥砺奋进;高标“四个自信”,国运如虹。践悟“两个确立”,心明眼亮,务求行稳致远;做到“两个维护”,神清气爽,力促高质量发展。踔厉奋发,奋先祖之烈烈;激扬壮怀,期中华之复兴。

我祖轩辕,振德修能;扬善为民,逢恶必惩。突如其来,庚子疫情。乱云飞渡,妖魔煽风。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,党中央决策英明。聚焦“六保”“六稳”,心系国计民生。炎黄子孙,举团结之旗帜;华夏

儿女,筑钢铁之长城。2021十四运会,举国健儿聚古城;2022冬奥会,四海精英颂北京。呜呼,煌煌伟业,环球瞩目;奕奕丰功,谁与争雄!

我祖轩辕,千秋美名;佑我福祚,薪火传承。沮水潺湲,桥山凝翠;时逢清明,聆荡春风。连通五千年之血脉,不忘初心;瞻望二十大之宏猷,牢记使命。蓄势待发,把握新阶段;高速导航,贯彻新理念;审时度势,融入新格局。第一个百年,开怀抱小康境;第二个百年,阔步迈上新征程!为人民谋幸福,续写鸿篇巨制;为民族谋复兴,高奏大吕黄钟。

柳树的思念

□韩志民

一捧捧黄土
在这里堆起了
似乎未了的句号
亲人的滴滴泪水
流成了无尽的小溪
逝者
就像落叶一样
一切的一切
都停在这里

这是生命的终点
逝者的灵魂
从此永远安息
或许
这也是生命的拐点

新的生命正在蝶化
当我走出杏花村
只见细雨纷纷
柳暗花明
虽不见
牧童的鞭影
却到处是
柳树的思念
和儿童放飞的风筝

心香一缕祭父亲

□白来勤

清明,细雨蒙蒙,芳草青青。我手捧鲜花祭奠天国里的父亲,心中沸腾着虔诚至诚。

父亲的话语,在我耳畔时时回响;父亲的音容笑貌,在我脑海栩栩如生。生活的风霜,染白父亲的双鬓、胡须;岁月的故事,编满父亲的额头、面庞。

父亲粗糙如柴的手指,灌注一份希望,和着黄土的颜色;父亲弯曲如弓的身躯,承受一份压力,翻读一页

生命的辉煌。

父亲有力的手掌,如锄,为儿女开垦希望的土地,不知歇息;父亲驼背的身軀,如桥,为儿女铺就通往美好生活的通衢大道,无怨无悔。

日出日落,期待中迎来朝阳,汗水里挥洒落日。沧桑的老泪,滑落岁月的伤痕,却高奏出一首太阳的赞歌。

清明的雨和我的泪,点点滴滴,打湿我心中父亲的墓碑。告慰父亲——我已能用心血和汗水,酿出甘醇的美酒,把父亲奠祭,并以他为圣哲,像他那样用无词的歌谣、无言的行动教育儿女,让后人明白:世间纵有万般的情谊,只有爱,永远不能忘记!

哦,父亲,一个平凡的故事;呵,父亲,一部闪光的诗集!

山间的平坝——秋坪

□黎盛勇

履痕处处

秦岭以南东边的山间,有一个360平方千米,比素有“欧洲乡村”之称的耳他还要大点儿的地方。这里,差不多是个菱形的丘陵地带,老日的名字叫秋坪,属安康平利县,是秦汉古盐道上的“米”字交通枢纽,连接东西南北。故而,名声在外,比较响亮。

秋坪是丘陵地貌,地面不全是平的。名字里突出“平”来,大概越是稀缺的东西,人们就越是看得珍贵吧!我本秋坪人,你若问我,秋坪,具体是指哪个平坝子?这我又说不清了。

从无人机拍摄的照片上看:多坝子、多浅山。这里的山,没有很尖峭高峻的。山间的河谷,有十来丈宽的鸡冠峡、八里关,也有上下十里,一通槽的塘坊坝、松杉坪、八角庙。山在河两边,不似渝东的。再就是,山山皆背负着厚厚的腐殖土,这也不似北方的山,都草木茂盛,树木高大。林下的药草多,人们靠山能来钱,能出吃的用的。有山就是林,有水就见溪,山山水水,画家看了有“好入画”。山水相依,云蒸霞蔚,平田沃野,茶桑油粮,啥都出产。坪与坪之间,是一个个鸡犬相闻、炊烟袅袅的桃花源式的村庄。村庄四周的山,藏风纳气,合围成宜人的小气场。山上,树见秋色;山下,平坝毗连。我想,秋坪这个名字,或许还是拿了境内秋河、太平河的各一字?或者是某位古贤,一朝站在秋山之上,俯瞰山下丰收在望的漠漠平田,灵机一动,脱口而出的这个名称?我觉得,从字面上看,倒是个恰如其分的、带描述性诗意的的好名字呢!

半环状,如屏障一样的秋山之下,蛇行流动着三条河,分别是东边的松杉河、中间的秋河、西边的太平河。岸边,一道道逶迤而来的龙形

山脊梁,分隔开若干个扁圆的良田坝子。这些坝子,又各有自己的好名字,像大桃源、小桃源、桃源,大坪、二坪、松杉坪、白果坪、闹阳坪、松树庙、塘坊坝、高桥、龙脖子,柳林子。河湾里也是平田,有张家湾、范家湾、余家湾、潘家湾。堡子周边也平,有李家堡子、赵家堡子。平坝子有大有小,都是一碗泥巴一碗饭的鱼米之乡。

秋坪的水田,旱地分明。水是在河的上游,斜码一缮石头拦蓄河水,经一段堰渠,把水引到田里来灌溉,流水悄无声响。旱地,都是含沙的土。一到太阳落山,水分就自然上返,草挂露珠,地面就变成湿漉漉的。种庄稼,兴菜蔬,从不用浇水,就是李家坡上、龚家浜上的水田,也是不愁水源的。坪坝子里,过去以家族为单位,一般就是一道石头围墙,围成一个堡子,这些地方的石城墙,现在都还有遗迹在。为保盐运安全,清朝时候,秋坪驻扎过兵丁。过去,古盐道在这里分岔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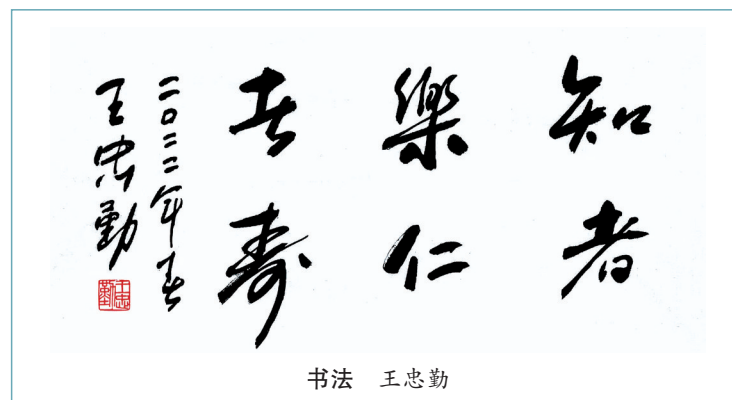
东去湖北老河口,西到汉中,南通重庆大宁河盐场,北去安康、关中、下湖北老河口。故,坝子里的人家,祖上开客棧的多,开饭铺子的多,会厨艺的多,商贩多,挑夫多当然,种田的全能把式也多。人们讲究耕读传家,重视教育,当代,送出去的大学生多。

在秋河八角村,有十余公里长的一段辛夷

花谷,也是红三军1932年冬天转战走过的“小长征”路。红三军经过岔路子、锅场,沿途埋锅造饭。午饭之后,由九拐子上秋山阴坡,翻秋山垭子,往镇坪方向。

岔路子村南头的秋河边,在清代末年出了一位“颜监生”。从老宅的规模看,疑为捐来的“例监”,是清代秋坪可知名姓、学历最高的人物。如今颜家的老宅是石围的一片半坡平地,名青树坪。颜宅仅余的断垣残壁,被一丛古楠木林郁郁葱葱地拱卫着,是秋河岸边的一景。最高大的楠树,有三个成人牵手合围那么粗。老老小小的楠树挤挤挨挨,妙不可言。

因历史交通线上的文化传承,秋坪人家家家户户崇尚知人待客之道,这是千家万户传承的一笔无形资产。现在,陕渝高速路在秋坪留有交互口,让这里的交通变得十分方便,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好地方。



书法 王忠勤

清明祭祖时春光不可负

今日,本报刊发一组诗文,抒发对已故亲友的哀思和怀念。提起清明,人们总想起杜牧笔下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。这一日,人们扫墓祭祖,缅怀先人。十四节气之一,又是我国的传统节日,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。『燕子来时新社,梨花落后清明。』在仲春与暮春之交,此时气清景明,万物皆显,清明因此得名。这一日,既是一

笔走龙蛇

院子里有几丛竹子,有一丛立于一小广场边,有一丛立于绿化带旁。竹子时常横竖排队,一排排、一行行,密密匝匝而又拥挤拥挤。

竹子喜水,沙漠地带和极其干旱的地域,是不适宜其生长的。因此,北方的竹子,比之于南方,要少出很多。竹子在北方,仅为点缀之物,并非绿化的主力;物以稀为贵,只因稀少,人反倒对其有所稀罕。但在南方,竹子实在寻常不过,山坡池塘、房前屋后等,随处可见。一座座竹园,一片片竹林,葱茏而茂密。

竹子多了,也就失却了身价,变得普通了。在农耕时代,南方人就就地取材,把最为常见亦最为廉价的竹子砍下来,化为一件件生活日用品:竹席、竹椅、竹竿、竹筏、竹篮、竹筒、竹帘、竹筐、竹篾、竹床等等。

竹子的用途极其广泛,不仅能用来制作器物,而且还有更为广泛的用途。比如在古代,纸还未曾被发明和制造出来之际,人们要记录事件、抒发情怀,就把文字刻在竹片上,号称简书。简在这里,指的就是竹子。由于刻写不便,因此古人格外惜墨如金,宁少一字,也不多一字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,不过区区五千余字,但刻写的竹简就已装满一牛车。

比如竹子的嫩根,被称作竹笋,挖出来烹制之后,可以作为一道美食,既可待客,亦可自享;比如竹管,粗一些的可用

竹子的遐想

□安黎

导引流水,细一些的可制成竹笛,吹一吹,呜呜呜呜地响,其曲调或幽咽,或悠扬;再比如,竹叶也是一些素食动物的食物,如大熊猫,就宁愿饿死,也非竹叶而不吃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,竹子历来都被文人墨客所青睐,画竹者很多,咏竹者更多,以竹托物言志者更多。大地上的植物千万种,为何唯独竹子能受到如此热捧?原因无他,皆因竹节也!

竹子体态笔挺,不折不弯,直直向上,尽管腹内虚空,但外壳却坚硬如骨。重要的是,它每长半两,就会有一个竹节。竹节犹如人腿的关节,硬邦邦,不柔软,不打弯。

中国的文人,历来崇尚气节,以气节为最高的道德楷模。何为气节?气节即为君子之道。君子当首当其冲的,就是品格要高,骨头要硬,在权势面前不卑偻,在财富面前不贪婪,在重压面前不下跪,甚至在杀头面前不屈服。为捍卫某种信念,某种公义,君子可以交出身体,交出脑袋,但不可以交出人格和尊严,即所谓的“宁可站着死,不肯跪着生”。

但人人都如竹子,不迂回,不变通,人人和睦相处吗?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不能对人有着一刀切的要求,更不能把人人予以一律化的约束。人有百态,唯有尊重和宽容每个人的个性选择,人世间才能呈现斑斓多姿的样貌。尊重竹子的坚硬,不等于要排斥其他植物的柔软。坚硬和柔软,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,对其都应投去欣赏的目光。